

期九十四第

頭髮製醬

(公柳)

閒話駱駝

方世

駱駝求雨的時候，牠的雙眼仍然向遠處張望着，似乎不捨得放棄片刻工作的機會。

它睡了，不容易醒，必須持它的主人用棍子在它身上亂攪一陣後，才驚然醒來。有的時候，它踉蹌一點，嘆一口氣，又回到甜夢中去。需得再挖幾根，方才完全醒，而且它的方寸不好，而且身上的毛髮，有些亂，有些臭。世上的有些臭，是下等的底，

文字。其餘的三分之一，所操方言，有壹百四十五種，各不相同。非洲濱的人口達一千六百萬，通行的語言文字，有五十種以上，還有若干譚成利亞人計數時，只能數至三為止。還有若譚成：「一對，一對，一對，又一個。」

牠也愛吃尖如釘子的硬刺。它用它突出的堅厚嘴觸，把食物一揀出，而吃下。可是，並不是所有的，沙漠地的草，牠都愛吃。有些好吃的草，牠是不愛吃的。

靜靜的富春江

魯庸

風光不滅，人事全非。

富春江，在抗戰期間，正是一個時代的寵兒，那兒是「冒險家的樂園」，那兒是「走私的聖地」，「單槍的天堂」……那兒有操着不同腔調的人們磨擦着，有在機房裏想不通的「物質」，用機鎗在船頭上保護着運送，有差不止千萬的毒蟲，有一國之財，也有沿江無數的老百姓。巴望在它的吐納中得到些殘餘，那兒有無比的甘香，也有濃重的血腥氣，更有意想不到的種種怪現象。

告訴你，在那兒一個草舍連成的鎮上一天有數千萬的交易，有一百數十萬的豪賈，有蛇蝎似的女人，有中古代的英傑，有陸蠡出現的「奇跡」，有眼驚！

說起來，你會奇怪：這些曾經在過身上得了「現現」的人們，現在是遠遠地去了嗎？也不顧地遠遠地去了嗎？我們到另一些地方去尋求我們的樂園，去奔波他們的「聖地」去！……正是這一個去黃金世界的妓女，回想盛年風光，不禁熱淚盈色，可是拾得下來一葉藥，創傷，卻潰瘍起來了，展望前途，真爲她

談瀛錄

△肖像畫家
十八世紀時，若干美國

和他們同睡，以為這是他
半夜發覺身旁有一不速之
客，於是驚起，自甲地至乙
地，輪流畫過，携有各種男
女肖像畫片，除頭部及髮
際外，業已繪完。因此，只
任何須要繪畫的人士，只
須擇定一種他所最喜歡的
身材服裝，在圖上加繪頭
部即成。

△不速之客

財官某甲，在此次大戰
中參加補甸作戰。一次，
至一較窄的小屋內就寢，
半夜發覺身旁有一不速之
客，於是驚起，自甲地至乙
地，輪流畫過，携有各種男
女肖像畫片，除頭部及髮
際外，業已繪完。因此，只
任何須要繪畫的人士，只
須擇定一種他所最喜歡的
身材服裝，在圖上加繪頭
部即成。

● 目黑得大走的其

轉看，却是一頭猛虎。

△神來之筆

當時畫家紛紛，國孝氏曾替新聞業鉅子約塞夫，普蘭立澤繪製有像。其時，普蘭立澤雙目將盲。薩琴亟欲將此特徵，在畫上表現出來，他正在細心揣摩時，突然爲關門聲所驚，失手將畫筆落在畫上。

。天似乎有幫忙。這一筆畫，恰是他求之不得的神來之筆。其後，該畫在展覽會陳列時，參觀者對他所繪的眼部噴噴稱道。殊不知偶然的關門聲，把他的繪畫天才，更佔重

播音家卡爾登賽曾在墨西哥的「AM」電台，用西班牙文播音，因為一言之誤，穆子引起國際的小糾紛，他原意要說：「艾森霍華歡喜美國人。」一不小心，說成：「艾森霍華喜法國女人。」

上刺刺的像個巫婆，被托盤托著，

幾個「聖地」，盤盤，

大沉，場口，深溪，窄溪，

現在沉沉地過令人納悶的

「得」，準會使你詫異「轉變」

」，得這過程快，可是，曾經

金地的過快，的，還是曾經

過九天的「過地」，暮收

他們迷著黑暗，顫牙顫

，燃入了這裏的幻想，突

然，天亮了，一切的幻想

成了泡影，這心頭的憂愁

才「味」呢？

相反的，大衆的感覺是

嶺南採奇錄

•

(二十三)

黃大受

山上雪看，天暗的時候，四方八面反射燈光，一片玻璃世界，潔淨得很，像個包了一層白玉，看不出其他的顏色，一切的美好醜惡，都隱在白雪下面。這是壯觀，比平地上大雪一片的單調無味，是顯得特別引人入勝得多！

麥面獠牙下，全是冰柱，樹芽裏也有不少冰柱，冰雪交輝，造成了佛家白玉法相莊嚴，大地清白，使人肅然起敬不少。

大坪午霽

佛會寺堂日向曛，二殘僧飢立骨，問之所答無時宜，儂之萬念成寂滅。
 攀援屋頭獅子坡，鷗有神鴉來迎客，（山有神鴉二有客至則飛來啖舌，啖
 舌復飛來，已報國黎成鼎排，山門一經鐘清微，萬形瘦立搭香雪，展席入軒
 爐炙，素饔青芹煇香積，疎鐘聞鬼妙蓮香，神燈作照點谷黑，（是夕見神燈
 夜間缺月挂虎鳴，山羊金鹿逃群易，巨蟒寬號龍居士，往往懸樹根涎涎，（
 僧見告常見三尺巨蟒蟠樹間因共呼龍居士）黑熊踈樹摘果餐，玄狐掉尾掃
 所見所聞懸異辭，真人歸心對天游，凌晨息火盡雲開，金頂威儀光亂射，
 猿不遍洗泉池，孤僧尙踏蓮花石，聞若如言息心睡，諸羊塵是悲頭白，我詩
 猖發大心，持示黃君讀且識，（是時峨山雪降至洗象池界）

邵潭秋先生游大坪寺詩！

這還未除，她的遺毒，你在報上大體總可叫他們樂以目前的積習嗎？你叫他們收攏狂妄的野心嗎？你能想得出一個有效的對策嗎？告訴你吧，這些情形，誰都能退出，他的原因，可是誰都「日照不宜」，在數月以前，你驟說起，你敢追憶嗎？嘿，老子的有是辦法，洗了你的吧！

朋友，黃金時代的富春江，運走大地豐富的物產，運去了淳厚的風景，運走了締結姑娘的青春，留下來的，是——換一眼

不上市代「的冒險家，是「奢侈狂狂的習氣，是「英雄們「乾脆的「作法」，是「連綿不絕的「花柳習氣」，是貧困，是飢餓，是剝削痛……」

現在，「邊境稅」又開始征收了，可是她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回，澄澈的江山，清澈的山間，仍然依舊。嚴子陵先生的釣台，和他的光臨高風，卻給運走他的「陳跡」沾污了。

富春江。富春江。富春江。

杜——每天的生活

魯門

美總統赴魯門以米蘇里之農民轉家，做起來不說農人的拘謹，和轉不過潮來的風度，和哉羅斯福總統的常態，豪爽，成一對比。據白宮的社交秘書說，此，杜魯門每天的生活規律，頗為家庭化，他的起居方式如下：

六時起身，就去開他臥室旁邊的電氣冰箱，不食食物的種類，大嚼一頓，吃飽為止。

八時和太太小姐同吃早餐：水果，土司，醃肉，牛奶，咖啡。

中午，吃一湯，一冷盆。

下午在白宮游園澆水，於是到工作到七時止。晚餐和家人同吃，排餐一塊，煙香若若干。

九時入寢。

不過最近披露過新聞的報導，則在上午七時總統須去白宮附近的金林去散步，下午還須和

北平市政府地政局公告

[illegible][illegible]